

98岁华裔作家聂华苓：(下)

我还住在爱荷华，我很好

爱荷华的十月，秋阳如金色琥珀，凝固着落叶、玉米田、草地，宁静的屋顶。墓园坐落在一座山丘上，柔和的草地间站立着高大的枫杨，枝叶在风中摇晃，小径迷宫般彼此缠绕。晓蓝老师靠边停车。我们下来步行，缓缓走过一些陌生的名字。

“到了，就是这里。”晓蓝老师在一座圆形的墓碑前停下脚步。黑色大理石背后，墓志铭是“I can't move mountains. But I can make light.”——Paul ENGLE(“我不能移山，却能造光。”——保罗·安格尔)。我们久久站

在这墓石前，在黄昏里聊起往事喜乐，忧憾纷扬，眼睛都湿了。“妈妈已经把自己的名字写上去了”，晓蓝老师说着，目光落向左下角的铭文——“HUALING NIEH 1925-”。

就在几个时辰前的中午，聂华苓先生打完流感疫苗回到家，精神很好，吃了一小碗香软的牛肉面。我们来探望她，围坐一桌，喝茶，聊天，给远在加拿大的痖弦先生通电话。“那时候好啊，梦都是有颜色的。”诗人出口成章。我忽然想到：在这张餐桌周围，曾有多少作家聚集；多少淋漓的畅

谈，在身后这间客厅里发生。窗外高大的橡木与枫树是50年前聂先生与保罗一起亲手植下的，如今已亭亭如盖。半个世纪以来，世界文学的流动盛宴在这客厅与院落间开枝散叶，生长繁荣。

三个月里，我每日清晨下楼，过桥，踏过河面的轻雾，去图书馆写作；下午阅读，健身；傍晚去练琴。沿着河边散步，一次次偶遇野鹿；正在训练的划艇队，柳叶刀一般剖开河面。一窗月光盈了又亏，两岸林草渐染红黄。在这场世纪级疫情末尾，一片混沌与茫然中，如此文学式的日

子显得奢侈而珍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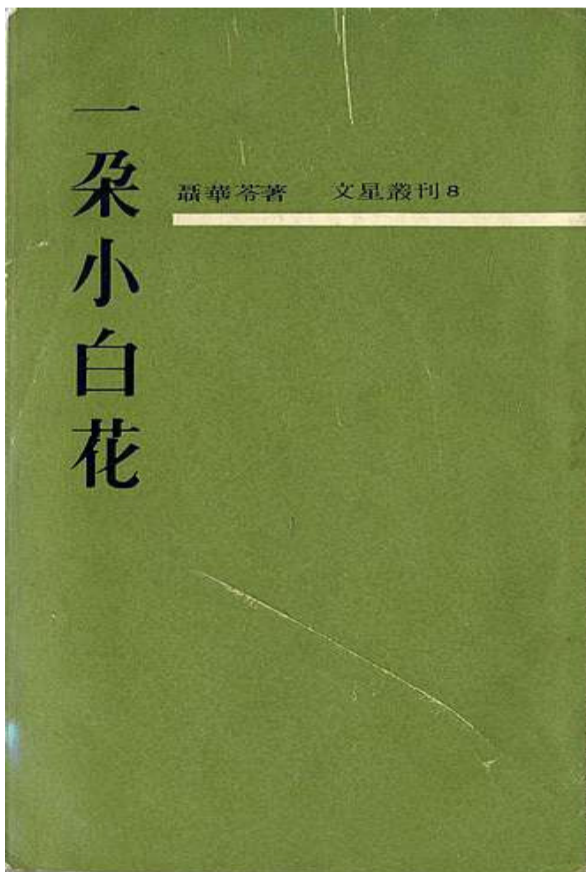
临别前一天，晓蓝老师找到我，说，“带你去个地方散散心吧。下午两点半，来接你”。那日大晴，我们穿行在大地间，阳光慷慨而粗犷，玉米田已收割完毕，像电影的最后一幕空镜。听晓蓝老师聊起往事斑斓，纽约、新英格兰、得州……仿佛走进了《说吧，记忆》的现场。

下车时，我赫然发现这是“化石峡谷”，三个月前刚来的时候心心念念想去的地方，没想到最后一天见到了。暖风中，黄叶卷扬，金色豪雨般落下；湖面宽阔，如詹姆斯·索特形容的那样：像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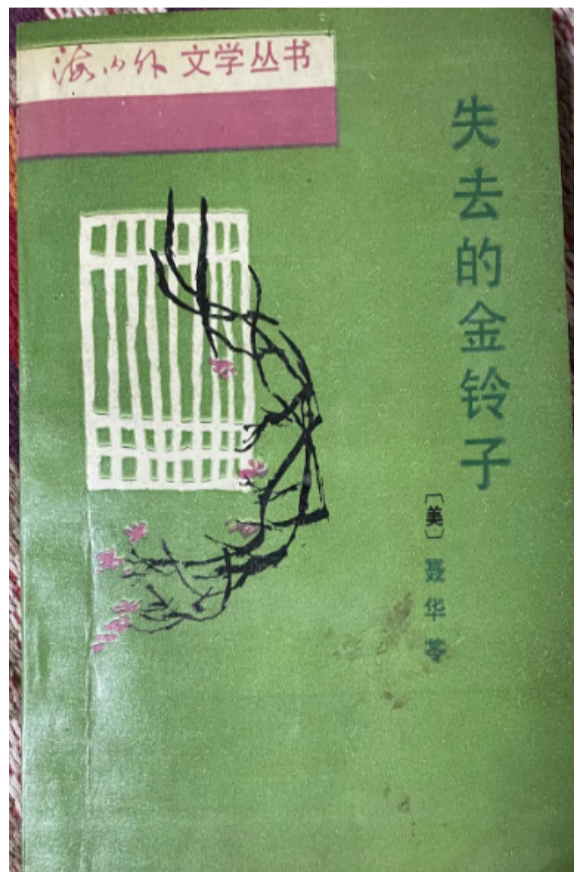
亮的石板。晓蓝老师说，这是从前全家常来度周末的地方。她望着粼粼波光，说，“知道吗，当年就是在这里，老爹和妈妈一起在湖上坐着船，起了念头：不如把国际写作计划做起来吧！”

时间折叠了：一个世界文学的现象级场域诞生。有那么一刻，我意识到，这世界仍然需要文学，因为它是人类最古老的琥珀。只有在文学中，人类的时刻，记忆、想象、叙事，才能凝结；一切季节，所有的路，才永不落幕。尽管我们，只是那琥珀中的小小昆虫。(完)(《中国新闻》报)

来源：中国侨网



聂华苓短篇小说代表作
《一朵小白花》



聂华苓长篇小说代表作
《失去的金铃子》



《亲爱的爸爸妈妈》是中国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八上第一单元第五课，选自1989年1月8日《人民日报》。